



WU DE
XI JING
QING YUAN



我的世界 曾经荒芜寸草不生
后来你来这儿走了一遭
奇迹般 万物生长

我的 又火米精 情缘



我很怕热
(Wo hen pa re works)



再没有比她更扎心的女主角——

为躲情债 / 她不惜
高调曝光“择偶标准”：

你知道他跑车吗 到处有回声!
还裸奔他把钱包跟屁虫在我嘴上!

呼呼呼钱包多少金呀!



再没有比他更闹心的男主角——

老婆跑路塞成狗,
然而为夺娇妻,
脸皮算什么?

他义正词严地把钱包
打开扔地上:



你这是在
捧场!

还是在
捧场!

我的精 又戏情 缘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戏精情缘 / 我很怕热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2

ISBN 978-7-5594-1556-1

I . ①我… II . ①我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5412 号

书 名 我的戏精情缘

作 者	我很怕热
出版统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策划	天下同萌工作室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丽
文字编辑	孙宇航 余竹青 贺永乐
责任监制	刘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mm×1230 mm 1/32
字 数	240千字
印 张	10
版 次	2018年2月第1版,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1556-1
定 价	32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第一章 /001
在机场等到了艘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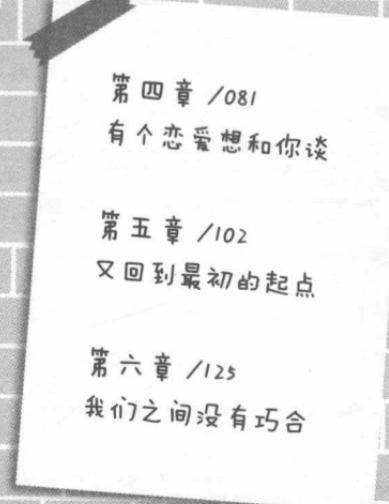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章 /033
又回到了你的城市

第三章 /058
两个世界相互追逐

第四章 /081
有个恋爱想和你谈

第五章 /102
又回到最初的起点

第六章 /125
我们之间没有巧合





第七章 /144

想和你一直在一起

第八章 /171

乍见之欢久处不厌

第九章 /195

喜欢堆满了就是爱

第十章 /231

开启合法同居生活

第十一章 /247

相爱一定会再相遇

番外一 /304

过去的过去

番外二 /309

将来的将来



第一章

在机场等到了艘船

(一)

A 市。

“感谢您乘坐××航空公司××航班飞机，下次旅途再见！”

下了飞机，我一只手拖着行李箱，一只手忍不住群发微信消息：我陆楠回来了。

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夏日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懒惰而安详的气息，我在机场大厅一番扫视，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远处一个出类拔萃的男人身上，同时脑海中不禁蹦出来一句话：爱一个不可能长久的人，就像在机场等一艘船。

我不仅在机场划起了船，还来回划了两趟。

我四十五度仰头做忧伤状。

伴随着渐渐缩短的距离，那个吸引我目光的男人形象越发清晰起来。他足有一米八五高，穿着浅米色的衬衫、笔直的西裤，单是身

材就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。黑色的短发柔顺地贴在脑后和脸的两侧，深邃的眼睛清澈宛如深潭，挺直的鼻梁下是红润饱满的嘴唇。

是他！我内心的震惊无以言表。他还是没有变，眼睛冷冷清清的，全身散发着禁欲的气息。

我起了一阵鸡皮疙瘩，所谓冤家路窄也不过如此吧——没想到陆予今日会在机场。

其实吧，这不是什么浪漫剧，也不是啥狗血八档偶像剧，更不是天雷阵阵的小说。所以没啥好说的，就像猫遇到老鼠，奥特曼遇到小怪兽，就如干柴遇到烈火，一下子就熊熊燃烧起来，别管是否风吹还是雨打，都无法熄灭我心中的那把火。

自我在最美好的岁月里遇到了陆予，就跟打了鸡血一样，从此理智犹如大江涛水汹涌而去，绵延不绝向东流逝。

我曾经两行清泪两茫茫，冲着老天怒吼过：“苍天啊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对他说，你把我的智商还给我吧，如果硬要加一个期限的话，我希望是一万年。”

这时，陆予往往用他诱人的桃花眼瞅我一眼，等我被勾得魂不守舍的时候，冷不丁地来一句：“陆楠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吗？”我连忙亲亲热热地凑上去，无比谄媚地道：“我脑子里装的都是你呀。”

刚进大学的时候，我家那位“皇太后”为了防止我“早恋”，硬是逼着我戴牙套。我觉得自己贵为公主，岂能甘受这种屈辱，眉头轻蹙：“怎么说戴牙套也要十块一天，否则免谈！”皇太后满意地看了看我的铁齿小钢牙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准了。”于是，我数着预付款，戴着铁齿小钢牙，满意地踏进了H大的大门。

那一天，我头一次摸到大学的门，内心激动，跑得太快，不仅在走廊上撞到了一个穿着蓝色毛衣的高个子男生，还刚好撞在男生



胸前。

很悲剧的是，牙套挂男生毛衣上了，我轻轻拽了一下，拽不开，我想我不能一直这样趴在人家胸前啊，也怕男生找我算账。于是我心一横，牙一紧，猛地一拽，把男生的毛衣挂了一个口子，赶快逃跑了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男生叫陆予。

对于我和陆予的事，我想卢旭玲作为旁观者和见证者再加上八卦传播者，最有发言权。

卢旭玲是我的最佳闺密，我俩的渊源始于初中那会儿。早上去学校附近吃面，碰巧她也去了，她没看见角落里的我，冲老板喊：“三碗牛杂面，大碗的。”我忍不住多看了她一眼，这货吃完一碗，拿起手机装作打电话：“什么？不来了，那多了一碗面咋办？……我也吃不了啊，好了好了烦死了！”，我走去笑了笑：“等人啊？”，伙计赶紧拉走我小声说：“她天天吃两碗，每次都装有人，你可别去戳穿她啊……”

我沉默，然后说，“不不，你也给我来三碗。”

卢旭玲听到我这话，目光与我交织，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火光。

从此她和我成为铁杆。

所以，对于我对陆予的追求，卢旭玲表示用六个字来形容最精准不过：很血腥很暴力。

因为在这段感情中，两个人相差甚大，我就像憋了二十多年的单身妇女遇到一块肥肉，紧咬不放；而陆予不冷不热，再加上陆予他妈横加阻挠，我也没法忽视骨子里的自卑，哭了几天的后果是我顶着一双鱼泡眼，痛心地决定放弃——

临近毕业，因为喝高了，我端着温水蹲在陆予回家的路上，等陆予他们一行人回来的时候，我连忙从拐角里蹦出来，以迅雷不及掩

耳之势将温水泼到他的脸上，然后对天怒吼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得不到的东西，我就要摧毁它！”

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我就撒开脚丫子逃之夭夭了。

第二天醉酒醒来，我不敢面对事实，所以我选择离开A市。

不过如今看来，陆予依旧活得好好的，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去韩国做了修复皮肤手术的可能性。

我刚想动嘴说点什么，眼睛却瞥到他的身侧站着一个长发女子。她有着弯弯的柳眉、清澈而明亮的眸子，白皙无瑕的皮肤透出淡淡红粉，一副安静美好的样子。女子挽着他的手臂，笑着似乎在说些什么。原来这四年陪在他身边的是秦杨。

眼不见心不烦。

正巧，我家皇太后打来电话，我懒洋洋地接起：“喂，妈，干啥呢，我刚下飞机。”

皇太后大叫一声，魔音穿耳：“给你两条路，要么回家，要么饿死街头！”

我愣愣地搭话：“第三条路呢？”

皇太后直言：“赶快找个男人嫁了，让你娘早点省心。”

我笑：“你还不了解我吗？一般男人降不住我。”

她问我：“那怎样的男人才能降住你？”

我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能做到一日一太阳、一太阳一日的男人吧。”

皇太后咂咂嘴，赞叹不已：“女儿啊，我就喜欢你这一点，没人追，还特挑，特能吹。”

电话一挂，我咂咂嘴。皇太后给出的两条路，我选择哪条都不走，干脆投奔卢旭玲的老窝。

手机信息提示音一声接一声地响起，我还来不及打开手机，余



光便瞥见陆予和秦杨朝这边走了过来，我连忙压低了鸭舌帽的帽檐，急匆匆地从他们身边走过。

秦杨见陆予突然停下了脚步，有些奇怪地侧过头，拉了拉他的衣角：“陆予，怎么了？”

身后的声音异常清冽：“没什么……”似乎是顿了顿，语气缓和了些，“走吧……”

再后面的话，我就听不清了。

出了机场，我打的直接奔去卢旭玲的老窝。推门而入，却看到一个男人正坐在沙发上。

他“咝”地叫了一声：“Shit！”

我“嗷”地吼了一声。

我一下子扔掉了行李，扑上去和他抱作一团，只为了争夺茶几上那一桶康师傅牛肉面，正宗牛肉面，要的就是那个味！我忍不住咽了一小口口水。

“喂喂喂，你们注意一点，这是我的方便面！”正主慢悠悠地挂了电话。

“陆楠，你个小王八羔子！我好不容易休假一次回来看你，你连桶方便面也不给我！”他十分愤愤不平，语气幽怨，眼神化作无数的利箭嗖嗖地直射过来。

我刻意忽略掉利箭般的目光，一个鲤鱼打挺，将方便面放在胸口，轻轻地拆开，面带微笑，轻车熟路地到厨房用热水泡上。几分钟后，我端着泡好的面，走到客厅茶几处，准备饱餐一顿。

我呼出一口气，把方便面飘上来的热气吹散，眨巴着小眼睛瞥向他：“小狐狸，你看今年暑假的湖南卫视都没有播《还珠格格》，说明今年本来就不科学，这种待客之道也在常理之中。”

秦狐狸今天穿的是黑色跨裤，衬托得他的腿极其修长纤细。他盘腿坐在沙发上，似是在吐气呼气。半晌，他头疼抚额，娇艳的红唇轻启：“你怎么舍得回来了，还直奔卢旭玲家？”

从初中起，我与狐狸还有卢旭玲结成三人帮，“为非作歹”了好久，我们之间的孽缘是怎么也扯不断了。

自然，我心底的那点小心思也瞒不过狐狸那颗八面玲珑的心。我那套说法骗卢旭玲还可以，却一定骗不过狐狸。

“啪嗒！”我手一抖，方便面便倒翻在地上。狐狸一脸痛惜，而我脸一皱，眼睁睁看着康师傅在地上滚了三百六十度：“狐狸，你不做侦探可惜了！”

卢旭玲受不了我们的腻歪劲，扔过一个枕头直砸我脸：“专业，让手砸更轻松，蓝月亮洗衣液，就是这么自信。”她淡淡地挑眉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大波浪头张牙舞爪，看得出来她心情很好。但是很明显，她把我在枕头下面说的那句“你广告乱套了”忽视了。

她抽了一口烟，烟雾下，她的脸青白青白的。

“陆楠，你老实交代，四年前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出国了，现在怎么又回来了？”她和狐狸一起逼问我。

我看着电视剧里的男主角A说：“×××，你听我解释！这不是你想的那样！”女主角B一脸伤心欲绝的模样：“你说啊！你说啊！我都亲眼看到了！”男主角A着急万分：“你听我说……”女主角B说：“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！”我心中一群野马奔驰而过……

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我出国的时候天还是蓝的，水也是绿的，鸡鸭是没有禽流感的，猪肉是可以放心吃的；那时候拍照是要穿衣服的，欠债是要还钱的……

如今却因为打的三份工通通被辞退，才不得不回国，这种丢脸



的事，我怎么说得出口。

所以，我摇头：“缘分来了，怎么也挡不住啊。”

狐狸拨弄着手机，点点头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是啊，缘分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”

我正疑惑狐狸什么时候跟我步调这么一致了。

他却意味深长地来了一句：“今晚举办的二〇〇八届毕业生的校庆会由陆予主持。”

他看着我，神色让人捉摸不透。

“缘分一来，挡也挡不住啊。”卢旭玲笑着挤到沙发上，慢悠悠地来了这样一句。她就是这样，唯恐天下不乱。

我笑着摸了摸鼻子，不说话。

他们不了解陆予，陆予怎么着也是一位拿得起放得下的角色。

为什么？

因为以前谈恋爱那会儿，我吃不惯辣，他竟然能舍得把最爱吃的麻婆豆腐戒了，不是狠角色是什么？

(二)

群发信息还是有用的，以前的狐朋狗友纷纷发来回信。我趴在卢旭玲家的床上，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滑动。

下午的时候，卢旭玲的妈就来了，估计也是听我妈说的。我和卢旭玲还有狐狸家的关系都挺好，于是卢妈看见我，高兴得眼睛一眯，大嗓门一喊：“哟，这不是陆楠吗？回国啦，也不在微信里通知我，阿姨好久没看到你，想死你了。”

狐狸在一旁偷笑。

我打哈哈：“阿姨，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嘛。要不，反正下午无聊，我们打几盘麻将？”

十几年的交情，让我深知卢妈和我家的皇太后一样，嗜赌如命。

卢妈笑开了花。卢旭玲瞥了眼一脸淡定的我，叹气，然后从小房间里搬出桌子：“那来吧。”

我、狐狸、卢旭玲和卢妈四个人围在桌前打麻将。摸了一圈，看到桌子上三个白板，我立刻把它们放在一起，大叫：“消除！”卢旭玲、狐狸和卢妈集体默然。我眨眨眼，傻笑，“嘿嘿，失策，最近游戏玩多了。”

这一打就是一下午。快到吃晚饭的时候，卢妈突然说：“哎，一下子就这么晚了。该吃晚饭了吧，要不我先到外面去买快餐吧，现在烧饭也来不及了。”我连忙打出一个东风，然后站起来自告奋勇地说：“阿姨，我去吧。”

卢旭玲也跟着说：“我也一块去。”

我有点奇怪卢旭玲的反应，但看了看似笑非笑的狐狸和一脸高深莫测的卢妈，就好像明白了点什么。

好久没有回来了，连路都快不记得了。

卢旭玲挑眉：“木子苑在哪儿你也忘啦？”她的大白腿在我面前晃悠，却毫无自觉，一直嚷嚷，“你个狠心的女人，一走就是四年，我想你想得好苦哇。”

我面无表情，卢旭玲要是会想我，太阳不仅从西边出来，还是跳着《小苹果》升起的。

买完快餐，她先回去。

因着最近吃坏了肚子，所以我又去楼下的小超市买了零食，回到公寓的庭院里，就看到一个小孩拿着绿色的绳子在跳绳。



我本想绕过他，可这小孩明瞅着我要过来，挥着绳子就是堵在门口，现在熊孩子越来越欠收拾了。我忍不住吓唬他，冲着他嘶哑咧嘴，学了一声狗叫，小孩被我吓得被身子绊倒，整个人扑倒在地上，哭了。

我上楼的时候，看到卢旭玲竟然在上面的台阶上僵硬地一动不动。

我做大义凛然状，不动声色。

她终是欲言又止地对我说：“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”

我含羞一笑：“怀春少女？”她正色道：“不，是失足寡妇。”

卢旭玲进门前，轻轻问了我一句：“陆楠，你是不是还放不下陆予？”

我只是朝她挤眉弄眼：“替我操心干吗，管好你自己吧。”

卢妈对于我们去参加毕业生的校庆没有异议，因为她和邻居大妈跳广场舞去了。

我没给狐狸添堵，吃完饭就一溜烟先跑出去了。沿路拦了辆出租车，那出租车司机说话挺逗，走之前，他又对我说了句：“妹子走好啊。”我笑着挥挥手。

此时临近傍晚，天空美得醉人。那片火烧般的云层笼罩了西边的天际，最初是一片浅黄色为底，外层一抹淡淡的橙红色，渐行渐远一直扯到天边，唯美至极。

时光是件很奇妙的事。

四年前的我站在H大门口的时候，校门也是正对着钟楼，太阳刚好停在远处钟楼的位置，绚烂得不像话。

尽管离别四年，但在我的记忆里好像自己没有离开过学校一样。

学校的大门一打开，有的同学不慌不忙地从校门口出来，有些

同学拥挤着走出了校门口，有的同学并不着急出去，可不知道怎么也挤进了人潮，随着人群奔走的趋势移动着。男生女生成群结队，三三两两，打打闹闹，嬉笑声响成一片，一点也不在意其他人的目光。

一入 H 大，从此节操是路人。

一遇陆予，从此情商特感人。

我想得正出神，突然听到身后响起一个柔柔的声音：“陆……楠姐？”带着点迟疑。

我刚刚微微翘起的嘴角一僵，然后尴尬地转过身。

一头黑色的中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，刘海适中，齐着眼眉，长长的睫毛颤动着，泛着水的眼睛仿佛会说话。秦杨看着我，似乎想上前。

我有时候就在想，如果我有秦杨的美貌，有秦杨的家庭背景，说不定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和陆予就结婚了，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。

“陆楠姐，你回来了……”她轻声地说，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。

陆予就在她的身边，黑曜石般的深邃双眸，低垂着的长长睫毛，挺直的鼻梁，轻抿的薄唇，刀刻般精致的五官，无一不散发着冷漠的气息。他不经意地看向我，眼神似乎更加深邃了。

我挤出一丝笑：“是啊，好久不见。”边说着边伸出手。

陆予只说了简单一句：“我们走吧。”他与我擦肩而过，我刚伸出去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。我甚至可以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古龙香水的味道——那是我最钟爱的味道。

心里一颤。

四年了，心似乎还是疼的。

狐狸说得没错，陆予对我来说成了一种执念，一执之念，那是我应有的劫数。

秦杨似乎很是意外地看着陆予的背影，却还是跟上了他的脚步。



走之前，她对着我抱歉地笑了笑：“不好意思啊……我们先走了。”

我尴尬极了，只能在后面傻笑：“……嗯。”

不巧，狐狸的声音从身后响起：“你还想在这里待多久啊？”

我掩去心思，没心没肺地回他一句：“等你们呀。”

我回头看去，狐狸和卢旭玲站在一块。

如果早知道校庆会这么无聊，我一定不会来。我倚在墙角里自觉没趣。

狐狸也是一脸无趣的表情，但那双狐狸眼像是时时刻刻在笑着，时不时还可以跟前来寒暄的同学聊上几句。等那同学走过之后，我攻击他：“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，皮笑肉不笑的主儿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？”

“你忘了，人以群分，我们可是铁杆三人组……”

话说到一半，他突然打住，不说也不笑了，慢慢地把视线移到我的身后。

“李教授……”

我转过身，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头正走过来，他的标志性发型——地中海，真是让人想忘记都难。

李教授是教经济学的。我记得以前经常在他的课上打游戏。那时候游戏也是打地鼠，一不留神就通关了，然后满教室都是游戏声“你好厉害啊”“你好厉害啊”“你好厉害啊”。

整间教室瞬间鸦雀无声，前排睡觉的人都转过头来看，后排吃东西的人也往我这边张望。

从此以后，李教授就认得我了。

他看见我，依旧很是亲热：“好几年不见你了，陆楠。”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也不知怎么搭话，只是点点头。

李教授很惊讶：“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内向了？”未等我答话，他就开始叨念大学时我的斑斑劣迹，不过语气中似乎带着些许怀念，“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学生，我的课相对比较无聊，所以很多人上课玩游戏、睡觉，我也见怪不怪了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，“就是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，玩游戏还不静音。”

我面上一红，顿时羞愧无比。

“哎，罢了，以前的事不提也罢。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？”李教授话锋一转。

我吞吞吐吐地说道：“刚刚回国，暂时待业中。”

李教授推了推金丝眼镜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这样啊，对了，这几年，小予的公司运行得很是不错了，你可以去那儿试试……”

我这时才想起来李教授最得意的门生就是陆予，甚至他对经济发展的看法，比很多老师还要独到和全面。我心里一下子警铃大作，正想推脱，李教授却很是亲热地招呼了一声：“陆予，过来一下。”

陆予一步一步走来，一身名牌西装，包裹着纤细却不失阳刚的身子，细长的眉毛，大海般深邃的眼眸，高挑的鼻梁，弧度完美的薄唇，尖细的下颌，帅气的五官堪称精致，整个人弥漫着一股淡漠的气息。

“李教授。”他极尊重地开口。

我只觉得尴尬，李教授却像是丝毫未察觉般，说了几句客套话，然后问他：“我想你们也都很久没见了吧？”

我做鸵鸟状，静默无声。

陆予低垂眼睑，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，只能看到他那双修长白皙、骨节圆润的手握着酒杯，高调而优雅。

过了良久，他轻轻地说道：“嗯。”

我心里一惊。

